

第一阅读

中国乡村发展治理的鲜活样本

——读李健长篇报告文学《嬗变》

□倪正芳

湖南省新化县长期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既是脱贫攻坚的正面战场之一，也是作家李健的老家。《嬗变》以朴实热切的笔触，记录了地处湘中山区腹地的新化县油溪桥村，如何在当地各级党组织的指导下，在村支书彭育晚等村支两委一班人的带领下，转变观念，艰苦创业，通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把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深度贫困村打造成为富裕美丽文明模范新村的艰难历程。

油溪桥村人以实干和业绩交出了一份新时代新农村建设的完美答卷，而李健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和人民的关切，及时调整任务清单，果断把这个反映时代使命的涉农课题“置顶”攻坚，同样值得我们赞赏。李健是个实在人，实在到了这个目标，不惜“裸辞”在外人看来体面而舒适的编辑工作，中断自己酝酿已久的文学创作计划，以责无旁贷的气概和破釜沉舟的决心回到家乡，亲身投入到油溪桥乡村建设的日常活动中，和大家共同见证乡亲们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他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放下作家的架子，“沉底”体验，实地观察，贴身思考，把油溪桥村的艰辛探索和可喜变迁，凝练成宝贵的经验，描绘出生动的场景，高扬着“两个一百年”的主旋律，真诚回应了新时代的命题。作为一位出身农村的作家，他扎扎实实地把作品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真实而又艺术地描绘了一幅幅中国特色脱贫攻坚事业热火朝天、春潮澎湃的情景，记录了一张张前无古人的惠民富民蓝图正在令人鼓舞地变成现实的生动历程。

农村贫困人口也有着自己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但如何兑现这种梦想，乡亲们往往又感觉方向迷茫、束手无策。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典型，无疑将为情况类似的乡村和处境相近的民众提供范本，对那些仍处在艰辛探索过程中的奋斗者也必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嬗变》值得称道的意义之一就是选准了这样一个有着高度参考价值的样板。面对油溪桥村从村民思想混乱、组织机构涣散、生活极度贫困状态走向团结、富裕、文明的历史性变迁，李健不是简单地堆砌成绩，枯燥地展示数据，以满足于完成“推销”一个脱贫致富先进典型的写作任务，而是敏锐地注意到进而尽力挖掘出这个先进典型在做法和经验上可复制、可推广的价值与意义。其实，油溪桥村村支书彭育晚早就露出了这样有高度格局的“野心”：“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治理模式，造福更多的乡村才是我们的理想追求。”在李健的笔下，油溪桥村人在奋斗过程中所体现的精气神得到充分表现，油溪桥村治贫治愚、改天换地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被生动地勾勒出来。比如，在一个组织混乱无序、群众观念保守的穷村子要实现摘掉穷帽子、挂上小康牌子的目标，需要有坚强有力的团队、不走寻常路的带路人，更需要组织动员群众实干苦干加巧干。彭育晚、张仁望、彭玉华等村支两委一班人就是村子里干事创业的主心骨，凝聚人心抵御风险的中流砥柱；他们又带动身边人，感化“顽固分子”，扶持特殊贫困户家庭，鼓励鼓舞更多村民，得以一步步实现油溪桥村乡村振兴目标。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极度贫困、缺乏资源的村子，特别是作为一个没有上级单位领导驻点挂村的“非重点”村，油溪桥最后能够建设发展为全国文明村、国家3A级景区村，这里一定还有制度性、观念性方面的原因。李健以社会学家的姿态望闻问切，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他认为，油溪桥村的成功还有赖于解决了村级责任问题、乡亲们的问题和发展建设中利益的合理分配问题，而这也是当前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三个普遍性问题。油溪桥村用十余年时间从制度、观念上把制约农村发展的根子挖出来了，他们能够由此精准发力并胜利突围，那么其他地方也一定能因此以事半功倍的效果斩断穷根，摧毁贫困的堡垒，走上小康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嬗变》都是一部针对性强、实用性好、政策吻合度高的脱贫致富、乡村治理的操作指南，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借鉴价值。

《嬗变》既有回应时代关切的即时感和现实感，确保了纪实文本的底色和基调；也有其实并非虚构文学类型独家专利的矛盾冲突、气氛渲染和形象塑造。作品一开头，就是群情激愤的村民与时任村支书及漂流公司爆发的冲突。眼看场面不可收拾，这时，全书主角彭育晚出场了，他镇定自若，“轻描淡写”地稳住了群众，缓解了矛盾，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心思缜密、深得民心、有勇有谋、有气魄有担当的退役军人形象，也为后来他成为油溪桥村的带头人做好了初步的铺垫。作品写其他人如德高望重的前辈苏术初，同心同德的战友张仁望、彭玉华、彭德友，成长迅速的“后浪”彭阳兵等，都是通过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遭遇和表现来刻画，既不刻意拔高，但又注意突出他们性格中的某些闪光点、经历中的故事性甚至戏剧性。此外，书中富于湘中地方特色的乡村生活也极具现场感，淳朴中带有原始剽悍元素的民风民俗也跃然纸上，一路读下来，令人感觉贴心的温暖在氤氲升腾，泥土的气息在扑面而来。

当然，有节制的文学性是为了在实现特定创作目的时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的。阅读《嬗变》，我们的最大感受终究还是透过故事和人物，被油溪桥的成功实践所振奋，为彭育晚们的格局和胆魄所折服；也由此相信，会有许多正在摸索摆脱落后面貌的现实途径、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的同行者因为这这部书，因为这个真切可学的典型而更加产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and 见贤思齐的动力。

《嬗变》既是一部主题重大的报告文学作品，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脱贫致富的指导手册，还不妨被视为一本乡村治理的社会学著作。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征途上，中国人民正在以史无前例的开创性和空前高涨的积极性，谱写着乡村振兴、社会和谐、中国梦圆的宏伟史诗。脱贫不是终点，致富没有上限，新农村建设永远在路上。更精彩的故事等待着有信仰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去挖掘、去表现，我们也期待李健创作出更多表现崭新时代精神、讲述更美家乡故事的担当之作、情怀之作！

清澈如许 欢喜如初

——读周华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陈艳敏

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乡村。多年前，周华诚在父亲的教导下上了大学离开了家乡，在杭州闹市端上了“铁饭碗”，谋得一席记者的职位，多年后，周华诚辞去媒体职业回到家乡，在浙西常山县五联村又和父亲种起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并将“父亲的水稻田”做成了文创项目，借由诗书传播稻田文化和农耕文明，更让自己回归淳朴清静的自然本心。夕阳西下的时候，他急于赶回“父亲的水稻田”，只为了“在田埂上站一会儿”，看一眼夕照下蒙上了一层温暖色调的禾苗安然生长的模样；正午时分，他蹲守在稻田里，只为给美丽的稻花拍出动人的照片。随风起舞的禾苗，令他安心安然，注目的刹那，漫步的瞬间，都为他平添许多的欢喜，田野里的每一个细微发现，都是勾连心灵的天成大美，较之于城市的喧嚣浮躁，他更贪恋乡间的静谧光阴。

大地是丰厚的馈赠，自然草木给予周华诚无尽的熏染、启示和给予。四季轮回之中，他看到“水稻不过也是万千野草之一，承接雨露阳光，受惠风和空气，种种恶劣天气，不过生命之中应有之义。该来的都会来，躲也躲不掉。去承受、接纳、应对、欢喜，生命也才完整”。不经意间，他发现种子的智慧，“它们会在合适的时候隐藏自己，并在正确的时候释放强劲的生命力”。从草木野果的姿态、性情，他感受到顺应自然的达观美好，“草木野果真是慷慨，并且不执——不执于黄，不落就落，当败也败，顺应着时节的进展，一切都正好”。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他体悟出生命的意义，“世界每天都在变，但生活的快乐、劳动的价值、生存的意义却从未变过，无非是，生命中最质朴、最本真的那部分”。他联想到爱，联想到汗水与收获，联想到内心的无拘无束和自由自在，享受着一个人在田间插秧时内心的宁静与欣喜，“手把一只手机使我们联通全世界，手把一株青秧就使我们联通土地。此刻我们放弃了全世界，只为了脚下的土地”。

在《山醒了，鸟醒了，你也醒了》中，他的文字清新怡人、一派天然，而那水流哗啦啦彻夜不息的声响，风吹过林梢时起时伏的乐音，鸟群一忽儿落下、一忽儿又飞过窗前的不确定性，以及四时的天气，猛然落下的阵雨，一阵一阵地袭过田野、令草木飘摇不已的迷雾，对他，都是铭刻于心、无可复制的天作之美和恒久诱惑。被造化吸引，借景自然，周华诚在“父亲的水稻田”边也建了自己的宅院，并取名“稻之谷”，举目四望，有山、水、森林和梯田，也有诗书和朋友，有阳光朗照、草木芬芳和诗酒流连，那是他的世外桃源。

丰收的季节，他呼吸着田野里的稻谷之香与阳光之香。“每年秋收时，父亲都会挑最好的稻穗割下，扎成一把，挂在屋檐下晾干，以作为来年的种子。”平常的光景里，透着隽永的美感，“一年一年，光阴流转，这些糯米种子，真不知道是从哪一代的祖宗手里流传下来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大约也是吃着这些谷子，种着这些稻秧，子传子，再传孙，生生不息，这样绵延不断地传承下来。”时光流转，匆匆而过，岁月与岁月，由何相连？这才是真正的意味深长和薪火流传，而他的农民父亲在儿子的“忝

愿”下，于即将寄出的米袋子上即兴写下“新米有九月阳光的味道”，是否更有着生命的感动和生活的质感？

当然，现实的劳作，遭遇的也并非全是田园诗意，周华诚和他靠天吃饭的父亲一样，虫害天灾，一样也不曾躲过。但天地造化，赋予了他新的情感和视角，感激终究多于哀怨。“我们也就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对抗，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相互陪伴。病害虫害，野鸟飞虫，都是水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若失去了蝗虫和稗草，水稻的生命似乎也会失去光彩。”自然万物，原本相克相生，相依共存，顺应之中，人的内心也变得柔软。周华诚所虑不多，“只坦然接受这一季水稻的所有遇见”。

种田于他，是一场劳作，更是一场修行，在日复一日、寒来暑往中，万物回归了本义。他说这世上总有些事，是留给笨拙的人的，“如同水稻的生长，缓慢却执着”。对一株水稻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说，同样如此。“心怀热爱，日复一日的劳作，才是美好生活的本义。”在劳作中，“我们看见时间的流逝，看见春天秧苗青青，雨雾朦胧，秋天水稻金黄，天空高远，再过不久就是冬天，稻田荒凉而寒冷，万物凝止，直到又一个春天来临。时间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唯有生命在这里流逝”。而在周华诚的心里，一切又都是游戏，水稻田就像游乐场，并无微言大义，“它只负责虫鸣、鸟叫、蜻蜓飞舞、万物生长、冬去春来、周而复始”。

在这块土地上，也有如周华诚一样的人们选择了“低头种地，抬头唱歌”“白天在稻田里劳作，晚上在星空下弹琴”的生活，那是万千生活的一种，也是周华诚喜欢的样子，虽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于生活的理解越来越狭隘”。他们似乎无法想象，何以日复一日的体力劳作，也可以成为“喜欢的生活”，简单如斯，何以也能获得满足与自在，而这种满足与自在，却是“应该作为人生很重要的东西去追求的”。

事实上，周华诚有两块田，一块是窗外“父亲的水稻田”，另一块，在纸上，在书中，在心里。一样的丰收在望，又一样的云淡风轻，在他的内心深处，写字与种田又有着同样庄严的意义，“有时候我觉得，码字跟种田，真是没有太大不同，都是面对大片的荒芜与空白，耐心地一棵一棵地种下去，经历漫长的重复的劳作，然后一粒一粒地收回来”。他的离开乡村与返回田园，于他是否也并非无本质的不同呢？今日“在乡下生活，实是将身外的欲求缩减到最小的限度，由此换来一个更大的心灵的自由空间”。往昔漫步于西湖边，他亦视在城市的繁华间行走为“一种内心的修行”。吾心安处是故乡，联想到梭罗、安妮·迪拉德和卡尔·波特，他说，“我想，一个人，不管身处何地，心里都要有一片瓦尔登湖、一方听客溪，或是一座西湖、一座终南山。它们是每个人心中的秘境”。

种稻得道。周华诚种下的，原本是他的一方福田，也是人生的别一番风景。回到了水稻田的周华诚，日益接近着自己的人生本相。而没有水稻田的我们，内心是否也可像周华诚一样清澈如许，欢喜如初呢？

读大学时曾在旧书店淘得谷林先生著作《情趣·知识·襟怀》，每篇文章都细细读过，深感情味悠长，遂在几位爱书的同窗好友中传阅，那情景至今难忘。近日读到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出版的《爱书来：扬之水存谷林信札》，大呼过瘾，书中所收谷林与扬之水往来书信共计194封，可谓篇篇精彩，读后心生感慨，书信中让余体会最深的，还是情趣、知识与襟怀。

翻《现代汉语词典》，“情趣”一词可解作“性情志趣”，亦可理解为“情调趣味”。谷林先生出身藏书世家，曾潜心十余载点校《郑孝胥日记》，而扬之水有10年时间供职于《读书》杂志社，后以古名物考证独步书林，两人都是地道的爱书家、读书人，有着共同的志趣，表现为对书籍的宝爱，对文字的虔敬，对艺术的追求，不一而足。具体到这数百通鱼雁往还中，首先，每封信的称谓就颇可玩味，因扬之水本名赵丽雅，又有笔名水远，谷林先生写信时的称谓，就有“水公”“远公”“宋远兄”，亦庄亦谐，令人莞尔，更从“丽雅同志”“丽雅道兄”到“丽雅大妹”“丽雅如弟”，亲切随和之状一如面谈。对此，谷林先生还有一番说道，他在1995年12月21日的信中写道：“以前称兄，是抄鲁迅的，见《两地书》；这回道弟，是抄范用的，见上一期的《随笔》。语不云乎：千古文章一大偷——至于是哪种偷，记性糟糕，就怕有人寻根究底，这样一问，只能转着眼珠子发愣了。”

老顽童般的“可爱”由此可见一斑。此外，与书有关的种种情趣在通信中也是俯拾皆是，譬如，谷林先生在信中抱怨书友李君总是向他借阅心爱之书，信中说：“现在不想再为李老寄书了。说实话，他以前曾要我寄董桥两书，寄还时倒角卷页，颇损书品。陈原三册书均有作者签题，我保存得很好，寄去后时怀懊恼。这回想复信说老实话，他看这些书无非闲览，此甲彼乙，殊无强求远致之必要。”好一个“时怀懊恼”，妙就妙在“此甲彼乙”，寥寥数语活画出一个爱书人碍于情面不得不出借藏书，同时又担心书品受损的两难心境。我想起余秋雨在《藏书》里写到怕人借书的一大担忧，就是“怕归还时书籍被弄脏弄脏”，又想起民国时期藏书家叶德辉不惜在书橱上贴一字条，上书八字：“书与老婆，概不外借”。读书人爱书如命，就是这般的有情有义。

说到知识，谷林先生腹笥丰盈，收信人扬之水亦是饱学之士，他们在通信中，或谈古论今，或月旦人物，旁征博引，各陈己见，知识含量自然是极丰富的，有的读者当能从中获益良多。在我，所聚焦之处莫过于两位爱书家关于读书治学有何高见。就这么一路读下去，果真时有所获，这当然缘于扬之水虚心求教，而谷林愿将金针度人之故。从“米”的层面上看，谷林在信中“分享”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读书门径，比如，扬之水曾感叹读了很多书却记不住，谷林指点道：“记不住，其中原因之一是看书太多、太快、太杂。如此，须做卡片存档，卡片可从简，标明主题出处即可，不必大段摘录，以省财力，亦便翻检，须引用时，即可循此找原书查阅也。”在“道”的层面上，谷林先生的见解同样不乏真知灼见，他在1990年11月14日的信中，提及上世纪30年代鲁迅和施蛰存之间那场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著名论争，他对施蛰存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智慧赞赏有加，“我认为应该提倡那种清醒的独立思考的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而我则不免习惯于不自觉地信从权威，至少就扼杀了我发展前进的契机”。恳切的言辞中闪烁着自我反省的思想光芒，真是令人感佩。

谷林先生出生于五四运动的发生之年，喜读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坛诸子的文章，他的襟怀与气度，分明就是那一辈文化老人的风范。在阅读这些信札时，我常常会为他们待人接物时的高洁风范叫好。通过书信呈现出来的人伦关系，是原汁原味的交往互动，是未作修饰的真实流露，那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坦荡胸怀，那种人生交契无老少的论心相知，那种心轻万事如鸿毛的洒脱率真，都在这些书信中以非常生活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同为爱书人，自然都会关注新近出版的好书，扬之水因从事文化工作的便利，时常受谷林翁所托代为购书，于是就会碰到支付书款的问题。锱铢计较，显得生分；装聋作哑，又有贪占便宜的嫌疑，日久难免心生芥蒂。但在谷林和扬之水之间，丝毫没有这种小肚鸡肠的算计，谈及这方面话题时，轻松幽默而又不失君子之风，且看谷林先生在1992年6月8日的信中写道：“阁下不受书款，令我深感不安，但又不便打太极推推无休，只得权且收受。‘唱个肥诺’道谢了。”谷林先生宅心仁厚，待人以诚，没有丝毫的虚情假意，诙谐的话语又增进了彼此间的友情。同年12月4日的信中，谷林先生有言：“书价附赠，即乞照纳勿拒。语有云：亲兄弟，明算账。所谓理该如此也。倘仍似以前退下，则也只好将原书壁回矣！”这一次谷林先生定要照价支付书款，言辞之间显现出一种温和的坚持，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又分明传递出不希望增添对方负担的善意，古君子之风，纤毫毕现矣。

通读这百余封信札，很少有为“事”而作的急就章，有的只是淡墨墨痕、闲铺陈、读书论文，娓娓道来，自有一种纯真的情愫在其中。诚如扬之水所言，这一束书简“是为去古已远的现代社会保存了一份触手可温的亲切的古意”。

书信里的情趣、知识与襟怀

——读《爱书来：扬之水存谷林信札》

□周洋



品鉴

梦醒之后

□安殿荣



对于一个弃医从文的人来说，对文学必然有着超乎常人的坚持与执着，历数十年时光打造的《夜长梦多》便是一个完美的例证。惊艳的乡土叙事以及对心灵世界不厌其烦的开掘与呈现，这既是写给读者，更是写给自己。南塘和翅膀，“她”和他，赵兰振打捞到了以嘘水村为代表的中原腹地和以翅膀为代表的这代人的病症所在，然后不急不慌地去诊疗，去抚慰。

“她”是南塘，是《夜长梦多》第一部的角色。南塘盛产传奇，她的诞生不是为了灌溉，也不是为了养鱼，而是诞生于为“三级干部会议”（县、公社、大队）献礼的决议，在争分夺秒建设南塘的过程中，一个不知姓名的人疲惫得瘫倒在忙碌的夜晚，被往来的架子车或独轮车碾掉了头颅。南塘在诞生伊始便吞掉了一条人命。但作者并没有顺着这条线索去揪出导致悲剧的时代病因，而是十分成功地以充满诡异色彩的传奇转移了读者视线。从水拖车发现红色大鲤鱼开始，嘘水村故事不断，南塘的传奇便顺理成章：那个指缝间结着冰碴的无头鬼、贪婪诡异的猫群，浮荡在南塘上空的绿头龟、端坐空窗之上的女子、红伞、巨蟒、老龟、麒麟……诡异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发生。这些传奇故事，既新鲜得让人吃惊，又熟悉得使人重回童年。是啊，这些多像是儿时在外婆膝边听到的鬼怪故事。纵然不能完全清除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毕竟是把这种魔幻消化得不着痕迹，且深得中国民间文学以及志怪小说的传统。这是属于中国本土化的叙事，于是，对各种夸张离奇的讲述，便有了相信和沉醉的基础。

第一部推出的是全景式的图画。南塘在作家的笔下是一个会笑出声来的女人，从青春到衰老，关于南塘的故事是连贯的。关于人的故事却是片段化的，或者说这些片段化的故事，才更加突出了南塘的主体性。水拖车、老鹰、项雨、楼峰、翅膀、正义……他们次第出场，所有人的故事既像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又启动了关于因果循环的按键。当人们只图一己私利，对一切失去了敬畏，报复便如猛兽一般迎面扑来。正义为了自己有机会继续上学，把本家的侄儿、只有13岁的“翅膀”，当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换来的却是多年后难以根治的血手症。驱之不散的血腥

气味进一步凸显了《夜长梦多》第一部罪与罚的基调。大橡树下走出的那位女先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者。她为嘘水村人讲述了女媧的传说：作为人类的母亲，女媧希望世界充满光明和生气，洋溢欢乐和生机。然而，她发现她的孩子们竟然互相残杀，她制止不了他们，“她彻夜呐喊，现在她的嗓子已经哑了。她已经沉默，她知道她无能为力”。这位女先生洞悉嘘水村的一切秘密，并掌握着救世之道。她简直就是被迫走出永恒时间居所的女媧的化身，女先生消失后，南塘也终于干涸了，此后，关于南塘的“传说之河越流越瘦”。

一个时代已然谢幕，南塘的故事奇幻得如暗夜中延绵不断的梦境，梦醒了，一切诡异的事情都难寻踪迹。受伤的翅膀在第二部中郑重出场，作者转用第一人称，从翅膀少年时期的故事写起，完全沉醉于对翅膀内心世界的开掘与呈现，讲述的是心灵受伤和艰难修复的故事。13岁的翅膀代替父亲在南塘守夜时，因为抱着那条从南塘打捞上来的罕见的红色大鲤鱼睡着了，被别有用心的人正义叔挂上“社会主义淡水鱼强奸犯”的牌子游街，少年翅膀就此被抛入了无边的寒夜。如果说第一部是敞开的血淋淋的伤口，第二部则要倾尽一切去弥合；如果说第一部是“梦”的暗夜，第二部则是梦醒之后的重新整理与出发，然而重新出发谈何容易？回乡路上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勾起了翅膀无边的回忆，第二部进入大段的心理描写，叙事节奏随着翅膀的内心浸染、漫漶，悠长得一日长于十年。

正义叔血手症的血腥气味代言了第一部的罪与罚，具有遮盖力的清苦的糠花香气，则一直延绵到第二部，成为第二部自我救赎的基调。翅膀的自我救赎，不在于对正义叔的报复或是宽宥，而是他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故乡。即便他的亲人都不在了，心心念念的何云燕也已经变得粗俗不堪，但故乡的气味依旧，二奶奶、正义婶、莲叶、习武……这些仍在故乡生活的人们，他们的质朴清爽，如同糠花清苦的气息，已经横扫一切。就精彩程度来讲，第二部没有更多新鲜的故事情节作为支撑，完全是在第一部的铺垫之上展开的，但却呈现了一个丰盈的内心世界，堪称一部个人心灵成长史。

《夜长梦多》将一个时代与身处这个时代中的个人，做了最为细致生动的描绘。与惊艳的民间传奇相对应的是，整部小说多用方言俚语，讲述的口吻也是源自民间的，使作品充满活潑的乡土气息，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家对民间的语言和讲述方式进行了严苛的字斟句酌的打磨，那些独特的想象与比喻，使语言的张力发挥到极致，不负作家数十年光阴的打造。